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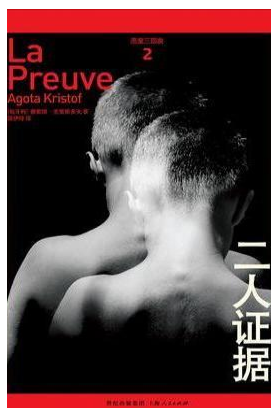
盛大的報復 《惡童三部曲》

2010-04-03 文/鄭心舜



「你們很喜歡做這種事嗎？」

「不，一點也不，只因為我們必須習慣做這種事。」



《惡童三部曲》是由三本獨立小說交織而成的漫長故事。
 （圖片來源／雅虎 fliker）

孩童常被視為純潔的象徵，他們使用的每一個字句、每一個動作，都用直率無暇做包裝。但在喧囂苦難的時代裡，人類的理性開始失去運作，生存的本能和現實的壓迫，使孩子們轉瞬即逝的變得潔白，成為我們對生命的一種悲哀渴望。

《惡童三部曲》由三部短篇小說彙編而成，由幼童的角度出發，以冷靜的日記口吻描繪戰時的悲慘年代。書裡沒有瓊瑤式的愛情橋段、沒有心碎嘶喊的爭戰場面，唯有透過主角雙眼所見的真實，讀者才能略微窺探孩子眼中的理所當然。在《惡童三部曲》裡讀到的，不是窮盡對未知世界的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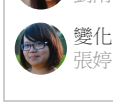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探索，而是在有限的線索中與真實世界進行對照，細細品嚐孩童們在戰亂中訓練出的殘忍，並享受這股與本性衝突的血腥與淫亂。

荒謬的戰爭 嘲弄矛盾

故事發生在二戰時期的匈牙利，作者雅歌塔(Agota Kristof)融合自己的親身經歷，以抽離詭譎的手法，重現被戰爭扭曲的價值觀以及人性的傷痛。她不帶任何感情地將死亡視為平常，將性看作人類最直接的表達方式，試圖將二戰中觀看過的歷史事件，這染入讀者的腦袋，並精準地對當時醜陋的人性和變異行為進行嘲諷。雅歌塔除了感慨匈牙利受到的蹂躪之外，書中也不時強調戰敗國所受到的語言、文化侵略，並以小市民配角的哀哀語氣，點綴戰爭中尚存的一絲人性，也談到被迫遠離祖國的孤獨蒼涼。

這種以貧窮和屠殺為主題的小說，多少抱持一種「以信念做為救贖」的溝通基礎；像是《就說你和他們一樣》以落後暴力的非洲為背景，極盡寫實地以旁觀筆調描繪被帶壞的孩童，企圖勾引讀者心中最深層的道德一般。閱讀的過程並非一場心靈饗宴，而是漫長的控訴過程，煎熬卻無法捨棄。《惡童三部曲》並非是一本啟發心靈的黑暗童書，除了閱讀到不安和殘酷之外；它更像是帶人奔馳的想像媒介，導引讀者接受生命與生命間的共存方式，並將國族愛恨不動聲色地隱藏在文字當中，供人體會。



匈牙利籍作者雅歌塔，此套書可說是她顛沛流離的親身經歷。(圖片來源/雅虎 flicker)

唯一的閱讀方式 用冷漠築牆

第一部曲《惡童日記》以雙胞胎第一人稱的角度書寫而成，並將人物的內心情感全部抹去，由孩童觀看的角度出發，將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記錄下來；《二人證據》則採用平鋪直敘的手法，冷靜地訴說雙胞胎的後續發展，給予讀者思考喘息的空間；《第三謊言》充滿撲朔迷離，彷彿前兩部曲發生的一切都只是雙胞胎的幻想，讀者看至最後仍感到茫然一片，難以辨清真假。也可以說，雅歌塔不僅想表達戰時被扭曲殘酷，甚至將整部書偽裝成精緻的謊言，如不抽絲剝繭的閱讀，很容易讓人迷失在作者複雜的陷阱之中。

在重新回想內容的時候，讀者只能慢慢地、慢慢地瞭解到，人類的愚行並源自非陰險的暴力。因為不論是寧靜的時代或血腥的戰亂，所有的人都在作假求生，唯有閉上雙眼站在原地，才能感受這無所不在的人性黑暗。

這三部曲的目的並非批判或喚醒純良的心靈，而是透過「惡童」的雙眼，將大人世界的倒影不加擇的忠實呈現。換句話說，在雅歌塔建構的世界裡，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可絕對判準的。而《惡童三部曲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於，雖然故事由孩童主觀的方式書寫成日記，但他們彷彿沒有靈魂似地將情感抽離，將命運裡的莫名其妙轉化成冷靜的麻痺，稀鬆平常的談論殺戮、壓迫和背叛。書裡頭所有的人物都立體多面，打破既往善人與惡人的界線，儘管是很毒的巫婆奶奶夜晚也會暗自哭泣、仁慈寬厚的神父也會做很猥褻小女孩的勾當、純真的少女其實是個無可救藥的蕩婦。這些被扭曲的逼不得已，被當作無懈可擊的演出；而我們唯一需要做的，便是持著超然的態度冷漠觀看。

兩種解讀 童真難在

有別於其他創作，《惡童三部曲》展現了慘不忍睹的童年時光。仔細推敲後其實不難發現，裡頭的雙胞胎並非天生缺少靈魂。他們被母親送往邊界和外婆居住之後，為了適應驟變的生活環境，以及時常面對的殘酷場面，他們只能訓練自己接受這就是生存的世界。為了忍受皮肉之痛他們相互鞭打對方、為了習慣傷人的言語他們不斷地羞辱對方、他們甚至折磨外婆並虐殺小動物，只為了學習如何殘忍。當世界的醜陋清楚地展現在孩童眼中，無力改變的他們只能透過重複的訓練幫助對方活下去。在潛意識不安的空間裡，孩童不見得知道這些訓練背後的罪惡，因為沒有人教會他們無法分辨天堂與地獄的界線，只知道這就是戰時的生存方式；他們的故事最後淪為神經兮兮的獨白，變得奇怪難解，像在追逐一場難以解脫的秘密，而我們也不需去緊張確認。

佛洛伊德認為，所謂的正常人不不過是被道德壓抑了人性，由人性真實的角度來看，讀者很難界定「惡童」是否真的如此之惡。因為孩童本身難以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，通常需透過父母、師長和同儕間的互動，進行道德觀感的建立以及如何服從社會秩序。書裡的惡童在腐化的環境中適應黑暗，因此不論走到哪裡所見的仍是黑暗，從某些方面看來，與《蒼蠅王》探討的孩童罪惡也略有相似之處。每個人的心裡都存在一齣殘暴的悲劇，在面臨死亡的畏懼時才會哀豔地上演，而童真並非真的受到壓迫而扭曲，只是被遺棄而無法挽回罷了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